

戰時生活片斷回憶

薛培勛

津浦鐵路機廠實習

民國二十六年二月，我二十歲，被分發津浦鐵路機務處，派在浦鎮機廠實習。由福州搭乘海輪至上海，轉京滬鐵路至南京，先於下關親戚家裡，安頓妥當。次日，乘輪渡至浦口，向津浦鐵路局報到後，轉往浦鎮。當時，對日外交，在日本軍閥有計劃的處心積慮侵略下，北方各省已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。中央政府一面沉着交涉，委曲求全，一面建設國防，準備抗戰；沿海腹地及內地各省鐵路、公路交通建設，積極發展，閩贛及閩浙鐵路，由交通界閩人，時任福建省建設廳廳長陳體誠籌備規劃，工程機構尚未正式成立，原意在儲訓人員，俾為新路服務。

浦鎮為津浦路浦口起點，北上火車之第一站，係一小村落，車行十分鐘即到達。機廠為津浦路三個機廠之一，其他二廠為天津機廠與濟南機廠。廠內設有機械、裝配、鍋爐、鍛鐵、車輛（修理客貨車）、油漆等工場，員工五百餘人。我被安排在各場輪流實習。廠長為賀某，忘其名，機務處處長為石志仁，廠內人員工作均甚認真而

有朝氣。先前，每月祇能出廠機車一輛，爾後逐漸提高生產力，可大修二輛。

當時物價之低廉，實非現在所能想像。鐵路職員，初出學校之甲等實習員，月薪國幣六十元，工務員八十元起薪。浦廠人員有些住在南京，有些住在浦鎮或浦口。我當時寄寓南京下關，每天早晨六時半外出，經挹江門，至江邊碼頭，搭乘輪渡過江。再換乘火車至浦鎮，中午在廠外飯鋪午餐，每餐二角錢，勝過現在臺北的八十元客飯。下午乘南下火車，總是坐在頭等座位，到浦口下車，渡江回抵下關。有時約同學在下關「蔣復興」西餐館樓上，吃一頓六毛錢一客的西餐。有時，同在玄武湖溜達、溜達再返寓。星期天，相約逛逛郊外名勝，或在「大華」或「新都」電影院，看一場電影，再逛逛中央商場。有一次，好像是在中央商場裡面，吃一頓二元五角一客的德國西餐，口味不合，大呼冤枉。我的薪水按月由福建寄來，雖較路方規定為少，生活還很愉快。

廠內有一位工程師，主管機械工場，年齡五十左右，胖胖的，非常有經驗，工作認真，月薪

三百二十元，不修邊幅，穿一套褪色的黑嘔吱西裝，從來沒有更換過，為人甚為風趣，同事對他都有好感。他每次巡視工場，都個別的指示機工，如何改善工作，每天上下午各巡視工場一遍，要花掉一二小時，然後回抵公事房（那時不叫辦公室，大家都叫公事房），一面處理公事，審核圖表，一面向坐在他隔壁的裝配工場工程師，談些不傷大雅的笑話，問他：「昨晚你有收帳（指衛生麻將），應該請客啊！」他總是用英語回答：

「我輸錢的時候，你們是否補償我呢？」氣氛如此的輕鬆，應當也是公事房工作效率高的原因。

閩北搶救運輸車輛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，七七變起，全國軍民在蔣中正委員長領導下，起而抗戰。新路因原定籌備之經費與材料撥充他用而停辦。我在浦鎮實習半年，期滿回閩，奉派至閩北福建省汽車管理處建陽修車廠，擔任技術員職務。旋因軍運頻繁，省屬汽車管理處改為軍事組織，改稱為汽車總隊

部，我擔任修車廠原來工作外，奉派兼任上尉中隊附職務。一個中隊轄三個分隊，編制車輛四十五部。

戰時海運斷絕，閩北建陽為福建與後方交通之孔道，僻處山城，除來往公路汽車頻繁外，城內平靜蕭條，無像樣商店，夜間無電燈，瘴疾盛行，外地來此旅客，無人能逃過劫數。醫師缺乏，染上瘴疾者，每日或隔日，定時寒熱大作，使人精神、體力疲憊不堪。爾後，設立衛生院，金鷄納霜為當時唯一有效之治瘴良藥，惟亦缺乏，常需自備，託人由外地寄來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敵機迄抗戰勝利，未曾來襲，但為預防，廠長領導員工於每日下午四時至五時半，在城外挖掘防空洞，雖汗流浹背，有備無患，人人賣力，無人出怨言。

抗戰初期，內地物價仍極低廉，閩北盛產竹筍與香菇，味極鮮美。閩江上游產青魚（草魚），肉嫩味鮮，可比美黃河鯉魚。我不時與同事及其他機構友朋，在城內惟一之小餐館用餐，雖每餐脫不了清蒸草魚、香菇炒筍片、香菇炒肉片等，而亦屢吃不厭。

軍方徵集車輛，運送補充兵或軍隊，為後來常事。有一次，調動客車二十餘輛，載送補充兵近千人，由南平至江山，距離三百六十公里，我奉派遣押運。途中經過各地，多係高山峻嶺，公路為砂石或黃土路面，不像現在之柏油路面平坦，車行顛簸不已。爬山時，駕駛小心的以第一排擋盤旋而上，引擎唧唧作響，似不勝負荷；下坡時，小心握緊駕駛盤，順坡曲折而下，一不小心

，隨時均有翻車摔到百丈深谷的危險。我危坐後面一部車的前排座位上，忽然，前面車隊不前進，我下車步行，探詢究竟，原來前面一部車子中，有一個壯丁站立車門口，被迎面一部車碰撞，壓死車中，死狀甚慘，實為憾事。會商善後辦法，延誤二小時，才繼續車行。至浦城車站，立刻以專線電話，向在建陽之總隊附兼大隊長報告請示，車隊次日清晨動身，繼續行進至江山目的地。

民國廿七年，廈門已淪陷，漳州至廈門公路已自動破壞，龍巖縣成為閩西要鎮，市面頗形繁榮，惟閩南廈門前線，時局緊張，軍運需要，徵召車輛甚多。漳州至龍巖道上，拋錨車輛亦甚多，公路隨時有破壞可能。駐龍巖之汽車大隊部，因修護人員缺乏，電報上峯，請求派遣工程車協同搶修，奉令由建陽大隊部指派，我奉調派為工程車管理員，率領工程車、材料車各一輛，及機匠十餘人，由建陽經南平、永安（戰時福建省會）趕往龍巖，向在龍巖之大隊部報到後，連夜駛往漳州至龍巖公路道上，不問車主何人，遇有拋錨車輛，即代為修復，其無法修復者，拖離公路要衝，工作雖緊張而辛苦，精神愉快。事畢，回建陽，歸還建制。不久，漳州至龍巖公路主動破壞。

泉州車場主管保養

我自龍巖回建陽不久，福建省汽車總隊部改組為福建省運輸公司，我奉調閩南泉州，主管車輛保養場。廈門淪陷後，福、泉、廈（福州經泉

州至廈門）公路，祇開至泉州為終點站。泉州起點，每日固定班車，祇有泉州至福州直達，泉州莆田往返，泉州至官橋來回三線。場內職員四人，機匠司機十餘人。我住在場內，主要工作是隨時保持車輛完好狀況，按時開出固定班車或臨時加班車，與審核申請材料、燃料。晚間並在調派牌上，調派次日駛行車輛與司機。材料員經常來洽商，謂缺乏某些材料，或領取缺件發生困難。我需動腦筋想辦法，或打電話、寫信求助，工作很輕鬆。初到時，場內無伙食團，也沒有現在的便當，員工行動稍覺散漫，於是發起開辦伙食，每餐三桌，員工稱便。

有一天下午，敵機三架來襲，警報聲大作，我於關照關閉門窗與電路後，最後一個走出車場，快步離開躲避。約五分鐘後，尚在半路，敵機已臨頭上，匆促間，即在一棵大樹下伏地避難。敵機目中無人，飛行高度甚低，越樹梢而過，機中敵駕駛員猙獰面目，看得一清二楚。飛機繞了幾圈後，機槍噠噠聲大作，一架接一架，俯衝掃射，往返數匝後，約十分鐘遁去。警報解除後，我迅速回場勘察，停車棚中停放之客車五輛，因場址不在鬧區，亦有簡單掩蔽，尚無警報時，車輛疏散規定，致每輛車身均中彈二三十發，幸無人傷亡，除迅速電話報告上峯外，漏夜趕修，次晨班車照常行駛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福泉公路亦準備自動破壞，全線人員、車輛除調派補充其他路線外，奉令轉移至閩西、廣東邊界，開辦上杭至朋口路段通車。全部車輛載運人員、材料與燃料，站場所有傢

俱、什物等，列冊移交與當地保長保管，浩浩蕩蕩，大隊車輛爬山越嶺，歷時三天，經閩中大田、德化等縣，抵閩西與廣東邊界之上杭縣。新開關之行車路線沿途，多人煙稀少，無公路、電話，車輛開出後，是否如時到達，或中途拋錨，無法得知。對方開來班車，不能如時到達者，也不知道出了甚麼事故，真是急煞人。

民國二十八年底，省建設廳徵得運輸公司同意，調派我至所屬漳州電廠服務，從此脫離公路生涯。

調派漳州電廠工作

漳州為閩南重鎮，地方繁榮，廈門淪陷後，一度更形熱鬧。旋政府厲行疏散，始轉為平靜。因距離淪陷區近，起先，人心頗為動盪，惟時間沖淡緊張空氣，不久恢復平靜。電廠原為民營，因經營不善，省府收為公營，隸建設廳管轄，整理甚有成績。抗戰後，為疏散前方物資，將原有三部發電設備中，拆卸兩部，裝設於後方治縣。我奉派電廠服務，負有另一任務，為搶購物資，因廈門對岸鼓浪嶼，係屬外國領事館區域，敵人侵佔廈門後，太平洋戰爭發生前，未侵入鼓浪嶼，後方亟需的一些電氣器材，設法從鼓浪嶼輸入，陸續續續的，曾為建設廳及其他電廠購進電錶、漆包線、絕緣板、炭精棒、屋內電線等器材。也從石碼與海澄兩地電燈公司中，裝運馬達、發電機等機件，至後方裝置使用。時沿海及漳州至龍巖公路均已破壞，運輸機件器材，主要靠人力，極為費事。拆卸裝箱是一回事，徵召挑伕又是

一回事。先經省府行文沿途縣政府，負責徵召，逐縣接洽，由縣長手令所屬鄉公所辦理，再攜同手令，逐鄉洽辦。每次徵召，均在五六十人左右，逐鄉遞換挑伕。有些笨重機件，須四人攆扛，或以木棒在破壞之公路上，曲折推動，徐徐前進，甚為費力。幸機械物資為後方迫切亟需，地方政府，重視此項任務，而同胞百姓亦均深切瞭解，抗戰正殷，個個出力，工作雖艱辛，從未發生意外事件。後來，政府設置驛運管理處，接受辦理托運。

民國三十年初，福建省營企業公司成立，原隸建設廳之各縣電廠與其他工廠，改歸企業公司管轄，我先奉派為原廠工程師兼技術組長，至三十一年，改調沙縣電廠副廠長兼工務課長。

我在漳州電廠服務時期，物價尚無波動，生活亦屬穩定。同事中，或有家眷隨住，或住城內附近，廠中不開辦團體伙食。惟有一工友名潘再端，善烹飪，我該時尚未結婚，睡在電廠樓上，個人起伙，早上一大杯鮮牛乳，午晚餐一菜一湯，或紅燒牛肉、蒸蛋或清蒸大白菜等，全由其調配，非常可口。清蒸白菜，係將整棵白菜，加些蝦米，置於蒸鍋中，上蓋棉紙，不使通風，小火蒸爛，非常鮮美。有一同事名吳友信，為人和藹，住東門鄉下，由電廠步行，四十分鐘可達，星期天上午，多偕同事三、四人，至其家中，喜麻將者，衛生麻將一番。我不善此道，拿一枝土製獵槍，偕同一羣大孩子打水鴨或小鳥，至下午，夕陽西下時，才結隊回城。途中，田園交錯，綠意盎然，隨走隨談，精神清爽，忘却時在抗戰期

中。惟有一次，獵槍炸藥爆炸，傷及右眼，在城內一家眼科醫院——存仁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，才痊癒。在沙縣時，情況已不同，福建軍管區司令部及其他機構，由福州遷此，人口增多，市面熱鬧，房屋不敷使用，街頭擁擠，通貨膨脹，物價波動，一月薪水祇能購買幾斗米、一雙輪胎底布鞋、一套土布中山裝，遇下雨天，換洗成了問題。惟公務員都如是，無人發牢騷。

有一次，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，從戰時首都重慶輕車簡從，到東南各省巡察，路經沙縣，過江到電廠巡視，我事先未獲通知，走進電廠大門，即陪他進入機房視察，垂詢工廠及地方狀況，並承慰勉。

勝利還鄉偕妻來臺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抗戰勝利，日軍投降，消息傳來，爆竹聲此起彼落，街頭格外熱鬧，人心振奮，歷久不衰。我於勝利後在漳州與陳智君先生女公子，時在中心國民學校任教之陳紫綉女士結婚，時年廿八歲。婚後，辭去電廠職務，準備偕妻來臺工作。三十五年初，由漳州到廈門，候船渡海，住在廈門鼓浪嶼內人親戚家裡。此時廈門已由我政府接收，市面甚為繁榮，得機暢遊南普陀、林家花園等處。惟當時國內交通尚在籌劃復員階段，廈門或福州至臺灣，無航空班機，亦無航海班輪行駛，我四出探聽有無軍公便輪可資搭乘。一個多月過去，仍無可靠消息。廈門當地接收人員，人滿為患，無適當事可做，由是再長途跋涉，回頭抵達南平，於福建省企業公司所

在地調暗當局。適該時民營長汀（閩西）電燈公司因設備能量不足，燈光暗淡，營業不振，正在與企業公司接洽，投資合營，改組民營公司為公私合辦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，由企業公司從永安電廠拆卸煤氣機一部，運往安裝，我奉派為改組後之公司協理，負工務責任。於是偕妻再至永安，轉往長汀，勘察機房，建築底座，安裝機器，整理外線。幸運歷時祇三個月，試車完成，大放光明，市民稱善，而電價亦核准提高。長汀其時生活程度不高，較在沙縣時好得多，我在新公司支薪，待遇係按企業公司標準支領，較公司舊

員工為優。新機完成運轉，營業收入增加，員工人數不多，建議全體員工待遇一律比照企業公司標準調整，少者增加四五成，多者增加近一倍，皆大歡喜。

民國三十五年秋，雖裝機順利，精神尚覺愉快，而閩西土共大肆騷擾，離縣城祇數十華里，聲稱將要攻城。城內外無軍隊，專員兼保安司令，協同縣長臨時徵集壯丁，組織自衛隊數百人，予以武裝，準備守城，市民一夕數驚。當地仕紳，有曾任陸軍旅長之盧新銘者，為公司董事，在地方上有相當號召力，此次臨時徵集組織自衛隊

，維持治安，頗得其助力。危機中，承盧旅長來告，如情況危急，可到渠住處，一同避難。雖後來土共他竄，未得攻城，盛情可感。大陸淪陷，不知盧君何在。民國三十五年十月，我呈准辭職，離開長汀，偕妻前往福州，二度候輪來臺灣。該時仍無定期航輪，等候多時，好不容易搭乘一艘僅七八十噸的木殼機帆船，擁擠乘客二百餘人，偏處輪面上祇一坪大小的駕駛臺旁，於十一月廿九日下午登輪，晚間在閩江口瑄頭鎮拋錨過夜，次晨繼續航行，十二月一日上午，幸運到達基隆登岸。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
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·故鄉風物話射洪·教書生涯·金陵問學記·農政憶往·抗戰初期烽火行·川南風雲·做縣長經驗談·主持四川合作事業·國民大會之回憶·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·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

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